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第七辑

(上)



# 安徽文史资料选辑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前期史料专辑

第七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安徽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 目 录

### 当时安徽的军政首脑

|                  |       |    |
|------------------|-------|----|
| 倪嗣冲在安徽的罪恶统治····· | 王传厚整理 | 1  |
| 有关张文生的片断见闻·····  | 王孝楚   | 15 |
| 许世英生平点滴·····     | 檀鹤皋   | 19 |
| 陈调元的反动历史·····    | 谭昆山   | 22 |
| 吴忠信生平简介·····     | 李用宾   | 32 |
| 刘镇华在安徽的反动统治····· | 马凌甫   | 34 |
| 记刘镇华在六安的罪行·····  | 王孝楚   | 44 |

### 当时安徽的兵害匪祸

|                               |              |    |
|-------------------------------|--------------|----|
| 孙殿英三次祸亳亲历记·····               | 张荫庭          | 49 |
| 姜桂题其人和他父子在乡里的罪行·····          | 张荫庭整理<br>孙光泉 | 56 |
| 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安徽的兵患匪祸<br>····· | 董绍周等         | 61 |

### 统治集团内部的纷争

|                      |      |    |
|----------------------|------|----|
| 马祥斌在亳县被捕的真相·····     | 陈丽生  | 66 |
| 马祥斌被害记·····          | 王慕韶等 | 68 |
| 石友三蚌埠兵变见闻·····       | 王 愚  | 73 |
| 李国杰出卖招商局码头一案的内幕····· | 王孝楚  | 77 |

|                        |     |    |
|------------------------|-----|----|
| 杨永泰被刺之谜·····           | 聂桂庭 | 89 |
| 张作霖被炸死的真相·····         | 郑旌辉 | 95 |
| 安徽省府主席之争及其一再流亡的经过····· | 石慧庐 | 97 |

## 人民群众的反抗

|                       |      |     |
|-----------------------|------|-----|
| 宿县民众反抗烟捐琐记·····       | 王成之  | 104 |
| 巢县民众反抗国民党镇压的流血斗争····· | 鲍春谷等 | 107 |

## 王亚樵及其帮会暗杀集团

|                           |     |     |
|---------------------------|-----|-----|
| 编者的话·····                 |     | 114 |
| 王亚樵帮会暗杀集团的内幕·····         | 余立奎 | 115 |
| 有关王亚樵帮会暗杀集团史实的几点商榷意见····· | 李 青 | 125 |
| 我所知道的王亚樵·····             | 宣济民 | 135 |
| 回忆王亚樵·····                | 郑青士 | 137 |
| 王亚樵被杀的经过·····             | 许习庸 | 144 |

## 北洋时期的历史人物

|                    |     |     |
|--------------------|-----|-----|
| 江朝宗史略·····         | 王镜芙 | 147 |
| 徐树铮一生拾零·····       | 朱哲如 | 174 |
| 倪嗣冲的财政帮凶唐少侯·····   | 王孝楚 | 181 |
| 马联甲的“四凶”之一李眉鑫····· | 王孝楚 | 190 |

## 北洋时期综述资料

|                         |       |     |
|-------------------------|-------|-----|
|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安徽的军事和政治概况····· | 吴文质整理 | 196 |
|-------------------------|-------|-----|

# 倪嗣冲在安徽的罪恶统治

王传厚 整理

## 一、血腥屠杀，攫权祸皖

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为了延缓其灭亡的命运，起用袁世凯入阁。袁世凯阴谋夺取政权，一面派段祺瑞、冯国璋率队南下攻陷了汉阳；一面派当时任河南布政使兼武卫军左翼长的倪嗣冲由河南周家口向阜阳反扑，威胁江淮。

武昌起义后，寿县光复，安徽革命党人成立了淮上革命军司令部，推王庆云为总司令，张孟介（汇滔）、张纶、袁家声为副司令，着手改编清军三千二百多人，并号召农民前来从军。报名者竟达二万余人，经挑选，编成步兵十八营，马队一营，炮队二营。除留一部分担任寿城警卫外，其余兵分三路，向皖北各州县推进。阜阳光复后，倪嗣冲的胞弟倪毓棻和阜阳大地主宁继泰逃往河南，促倪出兵。倪嗣冲就分兵两路进攻太和，一路以步兵二营、炮兵一队由颍水南岸进攻，一路以马队二棚、步兵一哨由颍水北岸猛扑，倪嗣冲则

亲率一队人马随后接应。驻守太和的淮上革命军宁隽元，料难抵敌，于十二月十日夜撤离太和。张孟介只派少数部队，在刘家集和倪军打了一仗后，即集中全力固守阜阳，准备给来犯之敌以坚决的打击。十二月十一日晨，倪部围攻阜阳，淮上革命军凭城坚守，倪部死伤惨重。倪部围攻两天未克，乃纠集阜阳境内以周家凯为首的反动地主武装二万余人来阜增援，继续攻城。淮上革命军以一当百，再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倪见正面进攻不能奏效，遂改变为里应外合的作战方式：一面准备大量云梯强行登城，一面暗令城内的反动绅士吴峰恩、赵安润策动已投降淮上军的原清巡防营管带朱启勋、原清团练勇管带徐金城，在城内接应，内外夹击，攻下阜阳城。淮上军全力奋战，突围而出。这一战，淮上军光荣牺牲五百八十四人。倪嗣冲这个杀人魔王在攻陷阜阳以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他除把被俘的三百名淮上军全部枪杀外，还把阜阳城内的所有青壮年，集中到城隍庙，令其排队报数，凡听出是寿县口音者无一幸免，一律以“乱党”罪名杀害。城隍庙前，杀了五千多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柏文蔚做了安徽都督，为了驱逐倪嗣冲，遂极力支持张孟介重建淮上军，进行北伐，以段志超为司令，管鹏为参谋长，率步、骑兵七营出发讨倪。到了寿县正阳关，淮上军与柏文蔚的第一军卢慈甫部会师，沿颍河北上。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七日，北伐军进抵阜阳城东四十里铺，倪嗣冲闻讯率部至十八里铺驻扎。二十七日夜开始激战。倪部溃不成军，退至阜阳城内，倪嗣冲也差点做了俘虏。在倪嗣冲被围，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他的三弟倪毓棻率队向卢慈甫部背后猛击，这时倪嗣冲又从城内反扑出来，淮上军两面受敌，以致

被倪嗣冲击败，向寿县退去。

倪嗣冲与倪毓棻部会合之后，又进攻寿县。寿县解围后，倪毓棻就派统领邱茂宣带着大批人马，在寿县城外远近村庄逐户搜索，搜出的所有壮年男子，皆被指为“乱党”、

“帮匪”，大肆杀戮；先后惨遭杀害者，达四千左右。以后又沿着寿（县）合（肥）大道，不论男女老幼，也不分青红皂白，疯狂地进行了大屠杀；枪一响就倒下一片。并且放火焚烧村庄，使人无藏身之地，有许多革命党人和无辜的群众，纵不被枪杀，也是被烧死。这还不够，倪嗣冲又派遣刺客在上海刺杀了淮上军领袖张孟介。安徽人民对这个两手沾满革命党人鲜血的刽子手无比愤恨，于是称之为“倪屠户”。

一九一七年，护法之役后，柏文蔚在安徽又发动余亚农、岳相如以及吴杰臣、王锦章等，再次组织淮上武装，声讨段氏军阀，于十月二十日在六安城内集合了百余人枪，秘密进行举事。事为六安警备营长王传禄侦知，于晚间挨户搜查，计逮捕八十八人。倪嗣冲得知后，急电王传禄，将被捕者，悉数就地正法；吴杰臣、王锦章等惨遭杀害。这是倪嗣冲对淮上革命党人犯下的又一重大罪行。

## 二、复辟帝制，不遗余力

倪嗣冲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一九一四年，袁世凯暗中策划恢复帝制，一些趋炎附势的官僚、军阀纷纷劝进，其中，倪嗣冲尤为卖力。一九一五年，倪嗣冲联合十四省将军，密呈袁世凯速定大位；同时，他又在梁士诒等一批官僚的勾结下，伪造地方民意，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要求

将共和制改为帝制，为建立“袁氏王朝”铺平道路，妄想达到充当“开国元勋”、“封公列侯”的目的。同年十二月，袁世凯发表接受皇帝位的申令后，不几天就封了这个忠实走狗倪嗣冲为一等公爵。倪嗣冲接受封爵的时候，除稟奏谢恩，高呼“皇恩浩荡”外，还在家里焚香祭祖，叩头礼拜。他在“奏折”上还卑躬屈膝地称颂袁世凯为“圣主”，自称为臣，并用了“洪宪”年号。他到北京谒见袁世凯时，也行跪拜的“大礼”，死心塌地做袁世凯的忠实奴才。

在这股复辟帝制的逆流中，倪嗣冲在安徽更加倒行逆施。他在安徽把清朝官场的许多习俗一股脑儿通统恢复起来。他喜欢帝制时代的传人用令箭，行程用滚单，求见者必须呈递手本、履历等，就指示安徽各地都要应用这一套封建办法。他把民国以来的许多事情，都说成是“不成体统”，认为“洋学堂是误人子弟”，男女合校是“寡廉鲜耻”，主张办“私塾”，而科举则是最好的选拔人才的制度。所以，在他统治安徽期间，对于当时规定的教育、实业、司法等行政机构，都没有设立，只设政务、财政两个厅；设立学校更无从谈及了。

袁世凯称帝后，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北洋军阀中，也有些将领起来反对帝制，如冯国璋就是北洋军阀中反袁派势力的主要代表。在众叛亲离的形势下，袁世凯不得不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召开公府紧急会议，宣布取消帝制。在这次会议上，唯独倪嗣冲站起来，大声疾呼地表示反对，并奴颜婢膝地对袁世凯说：“臣愿统领大军平定南方，为‘圣主’效命疆场。”可惜在四面楚歌中，“袁氏王朝”的大势已去，倪嗣冲的这派愚忠，也挽救不了袁世凯倒



台的命运。

袁世凯死后，倪嗣冲因失去“靠山”而惶惶如丧家之犬，为了寻找“新主子”，他到处钻营。当时段祺瑞为国务总理，集政治、军事、外交大权于一身，独断专行，不把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放在眼里，于是酿成了黎段之间的“府院之争”。倪嗣冲为了个人权力的得失，在黎段之争中，靠拢了段祺瑞。这时还有一个地方军阀张勋，也是个复辟狂，他念念不忘世受清朝大恩，也想充当北洋军的首领，以便伺机复辟清王朝。张勋的势力在徐州一带，正好与倪嗣冲毗邻。为了保住自己的地盘和地位，倪嗣冲又千方百计地趋奉张勋，并迎合张勋的意图，怂恿张勋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集合各省都督于徐州通电干政，并组织一个对抗国会、对抗国民党和西南各省的军事同盟，推选张勋为十三省区的“大盟主”。进而提出解散国会、废止旧约法、罢免西南派唐绍仪等五总长的一系列建议。倪嗣冲甚至在蚌埠发出宣布安徽“独立”的电报，并采取军事行动，通电“誓师北伐”。张勋、倪嗣冲的这些意见和行动，和段祺瑞推行的政策是一致的，客观上起了支持段祺瑞、打击黎元洪的作用，同时也是帝制派图谋造成混乱，以便伺机行动的阴谋。倪嗣冲是张勋复辟的主谋者。段祺瑞免职令传来时，倪嗣冲和张勋认为复辟的时机已至，倪首先宣布与北京政府脱离关系，要挟黎元洪解散国会。这时张勋就以进行“调解”的名义，带兵到北京发动了复辟。

被推翻的溥仪，重新登上皇帝宝座后，立即封倪嗣冲为安徽巡抚。倪嗣冲得到任命后，就指示安徽政务厅长秋豫即日张贴黄榜，宣布“圣谕”，悬挂龙旗，改奉“大清帝

国”。并表示不日亲自“接旨谢恩”。这样一来，安徽几个较大的城市，如蚌埠、安庆、芜湖、大通等地，竟然都打出了早已被人唾弃的“龙旗”；“安徽巡抚部院”的布告也都到处张贴，一派复辟景象。倪嗣冲在两次复辟帝制的丑剧中，都扮演了罪魁祸首的角色，其顽固和愚蠢达到了极点。

### 三、网罗死党，重用亲属

倪嗣冲督皖期间，大权在握，任意任用私人，拉帮结派。他的亲朋好友，都凭借裙带关系，纷纷进入官场，趁机鱼肉乡里，大发其财。如阜阳城内的宁姓（倪嗣冲的岳父家）、王姓（倪嗣冲的亲家），城东乡的华姓（倪嗣冲的姐夫家）、程姓、赵姓（倪嗣冲的连襟家），柴集的戎姓（其胞弟倪毓棻的岳父家），都蒙其提拔，掌握了安徽的军权、政权、财权等，组成一个倪氏统治安徽的大集团，真所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至于其他各姓，虽与倪氏没有直接姻亲关系，但亦因系其亲戚的亲戚，互相援引，取得宠幸，其中发家致富者也为数不少。

倪嗣冲的三弟倪毓棻任第四路统领兼皖北镇守使，人们称他为“三大人”，是个作恶多端、草菅人命、屠杀成性的魔鬼。他有一个特别嗜好，喜吃人心；住在寿县时，每次杀了人，都立即把人心剜割出来，供其食用。

倪嗣冲的胞侄倪道烺，那时任凤阳关监督和正阳关盐务局局长，同倪嗣冲的长子倪道杰一起，联络安徽军政各机关首领和大部分省议员，共同组织一个“安徽公益维持会”，在幕后操纵安徽的军政、人事各方面的事务。当时督军公署，一切公文核批，人事任免，都由倪道烺、倪道杰二人决

定处理。因此只要打通了“四爷”（道煌）或“七爷”（道杰）的门路，什么差缺都可到手。倪嗣冲的侄子倪道炯把持阜阳商会，倪道煌把持阜阳议事会，倪道煦任督军公署副官长兼第九路统领。倪氏宗族的其他成员如倪翰村任督军公署总庶务处处长，倪灿墀任安武军第一旅旅长，倪金镛任第二混成旅步兵团团长，倪芳容任正阳大关总办，倪老希任麻埠茶厘局局长，倪老冠任烈山煤矿经理，倪老相任烈山煤矿协理。

倪嗣冲的亲家王雨人曾任正阳关监督，其子王普是倪的女婿，是保定军校毕业生，倪任他为安徽都督衙门副官长，后高性初去职，王普接任为安武军的第三旅长和皖南镇守使。王普的大哥王宗益任寿县迎河集厘金局长，二哥王度生任六安厘金局及盐河厘金局长，四弟王维生任芜湖纸烟税局长。其他王氏本家如王孝起任督军公署秘书长，王璧臣任督军公署监印官，王汝周任芜湖盐务局长，王平阶任江防司令兼长江水上警察厅长。

倪嗣冲的外甥华毓庵任安武军第五旅旅长，华纯安任安武军粮饷总局局长，华照安也曾任正阳关监督。

倪嗣冲的表侄宁庆余先后任蚌埠关、临淮关、明光关的监督，宁仲谋任怀宁县县长，宁汝臣任安徽高等法院检察官。倪的侄婿宁子玉任大通督销局局长。倪的内兄宁洛卿任芜湖米捐局局长。

倪嗣冲的其他亲友，如戎孟明任第四旅营长，戎老盛任盱眙关总办，程雨苍也曾任怀远关总办，赵敬堂任枞阳厘金局长，赵凤楼任六安毛坦厂厘金局局长，李良臣任第八路统领等。其他和倪嗣冲有点亲戚朋友关系的，只要能附和他，

大都能捞上安徽省的议员或县长、局长等大、小不等的一官半职。

#### 四、减政扩军，荼毒乡里

倪嗣冲的安武军，是他在一九一三年占领安徽以后成立的。当时共编为八路，每路设一个统领，共计四十营，实际上人数不多，是七拼八凑的。尔后，倪嗣冲为了夺取地盘，扩充其反动军队，就对安武军进行充实和调整，废除了统领制，改设旅长，共编为五个混成旅，计六十个营。计有第一旅旅长马联甲，第二旅旅长李传业（培基），第三旅旅长高性初，第四旅旅长高世读，第五旅旅长史俊玉。

一九一七年张勋复辟失败，倪嗣冲兼统张勋的定武军，改名为新安武军。军费二百万元，由北洋政府财政部支付。倪嗣冲的安武军的军饷开始也是由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按月拨给。但倪嗣冲由北京领到的军饷，大半都不送回安徽发给军队，而由他的经办人送到天津倪公馆去。为了搜刮民脂民膏，倪嗣冲到安徽充任都督兼民政长后，就假借筹措安武军军饷，开始减政扩军。首先裁撤了教育、实业两厅，对各厅的所有附属机构也裁并半数以上，人员减三分之二；县知事公署，原设有三科、四科不等，倪嗣冲规定把县分为五等。一、二等县署只准用五人，三、四等县署只准用四人，县知事兼军法科长，加营务处衔，便于就地残害、处死进步人士。裁减的经费，一律用于安武军的军费。此外，倪嗣冲还增关设卡，巧立名目，增收各种苛捐杂税。如通令各县“卫田”升科，田赋按一五加征（即按田赋加征十分之五），米捐按袋加征，食盐按斤加征，并擅发安徽短期八厘公债、金

库券等等。名目之多，不胜枚举。当时有些人对这些赋税表示不满，倪嗣冲却恬不知耻地说：“我是安徽人，不能不关心桑梓。安徽土匪很多，为了各界人士的生命财产，为了保卫地方，有必要扩充军队。养兵就要有军饷，减政设卡，就是为了多养些兵，这是对地方有利的措施”。倪嗣冲采用横征暴敛、巧取豪夺的卑鄙手法搜刮来的“军费”，大都被倪嗣冲和他的亲友、将属们自肥了。倪嗣冲所说的“养兵是为了保卫地方”，只不过是利用武力来鱼肉地方，荼毒乡里，欺压安徽人民的幌子。实际上倪嗣冲的军队在安徽是无恶不作，如一九一三年，安武军第八路驻安庆的军队竟于深夜闯入省立安庆蚕桑女校集体奸污了女学生数十名，其罪行令人发指，引起了省内外各界人士的公愤。

## 五、操纵议会，践踏民权

安徽首届省议会成立于一九一二年，议长为柳冠民，副议长为赵继椿、王树功，各县议会也同时成立。倪嗣冲督皖后，实行封建独裁，践踏人民一切民主权利，视议会、选举如同儿戏。一九一四年三月，倪嗣冲下令解散省议会和各县议会，这是在袁世凯解散全国议会之前，可谓首犯天下之大不韪。一九一六年袁世凯既死，各省议会纷纷复活，倪嗣冲任省长，亦不能不召集议员开会。省议员108人，当时尚有国民党议员22人，其他议员也都不是倪的亲信。于是由倪道烺、宁子玉、刘道璋出面策划组织了“公益维持会”，包办、操纵全省的选举。倪还决定拿出三百万元，在全省六十个县，以每张选票三百至五百元的高价进行贿选。这样，到一九一八年，第二届省议会产生的议员，十之八、九都是倪

氏私党和亲信。自此之后的议员，在倪的庇护和支持下，都纷纷投机钻营，大发其财，有谋县知事者，有谋厘金、税卡局长者，有谋校长者。一九二一年夏秋之际，安徽省第三届省议会选举，又由倪道烺再次进行操纵贿选。他们买通各县劣绅，伪造选民册，把持选票，请人包写包投，把他们的亲信都列为初选人，进而全部塞进议会。这一倒行逆施，引起了全省人民的义愤，于是安徽各界进步人士采取了针锋相对的措施，组织了“安徽各界澄清选举团”，号召全省抵制贿选。这次贿选，经过全省人民的斗争，终于被迫宣布无效。

## 六、暴力“清乡”，残害人民

倪嗣冲为了镇压人民，巩固其在安徽的统治地位，全省到处设立警察、侦缉、清乡机构，防范进步力量的反抗，任意残害人民。倪嗣冲以安徽省清乡督办的名义，在全省各县设立清乡团。团长由各县知事担任，拥有一至二营武装。

（各乡区也设有清乡局）清乡团捕杀群众，只需一纸公文，即便是枭首示众的大案，也仅签送清乡督办公署办理即可。但是，清乡团的武器、弹药、军饷等，均为各县自理。换言之，屠杀人民的刽子手，还要人民养活；用来屠杀人民的武器，还要人民来供奉。为便于统率各县清乡团，又分别在寿县设立了“皖北镇守使”，由其弟倪毓棻担任，在芜湖设立了“皖南镇守使”，由其亲信马联甲担任。倪嗣冲则于蚌埠发号施令，统治全省。

倪嗣冲到安庆后，又设立探访局，以王治纲为局长，利用一些流氓配合督军府的军法处和省警厅，到处访查、缉拿革命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制订各种迫害人民的禁律，动辄以

“叛匪”、“乱党”的罪名，残害无辜。当时倪嗣冲曾密令各县和探访局：“凡拿获乱党（即革命党），讯明后即行就地正法，然后呈报。”一时恐怖活动渗透到各个阶层，甚至一些议员的家里也无法免其检查。探访局还在街头设立哨所，侦缉和尾随四厅人员及进步人士的行动，致使许多社会知名进步人士逃散四方，避其凶焰。

## 七、验契“收税”，搜括民财

倪嗣冲为了大肆搜括民财，巧立收税名目，一九一四年六月，藉口“改朝换代”，通令全省各地，大收“验契税”。规定凡民间所有的宅房田产，不论红白契约，不论过去现在，也不论是长期典当或临时典当，一律限期向所在县政府更换官契纸，粘贴省财政厅印制的契尾，加盖地方官印信，同时缴纳百分之二十的验契税。如果抗不验契，不但要没收地产、房产，而且要给予刑事处分。通令还规定，由县知事亲自主持其事，并以验契多少，为各县知事主要考成之一。各县知事既关考成，又从中得到实惠，自然都乐于从命，挨户催促。民众为了保住自己的财产，无人敢于抗争，纷纷验契缴税，忍受了额外的榨取，而倪嗣冲集团从中又捞到一大把钱财，用以肥己。

## 八、增设关卡，加收厘金

“厘金”是曾国藩为镇压太平军，筹措军费而想出的殃民毒计。所谓“厘金”，系通过税性质，在水陆要隘设立关卡，除正税以外，按货价再加收百分之几到几十的税。一九一三年，倪嗣冲统治安徽后，为了向人民巧取豪夺，不但抄

袭了这个早已被人唾弃的办法，而且又有了发展。他首先设立了“凤阳关监督公署”，任命其侄倪道烺为监督。接着在清末原有的五关十口外，又增设了蚌埠关、明光关、怀远关。这三关之下，又设立了几十个卡口。各水路关卡，装了拦河竹寨；陆路则在要道口，派兵持枪查卡。各关卡都有数名人员办理厘金税的增收手续。不论路程远近，货物每过一个关、一个卡，都要缴纳厘金税。如当时货物从蚌埠到临淮关，中经门台子、长淮卫，就要交纳三次厘金税；合肥货物运入长江，需经过巢县、运漕镇，也要抽厘金税三次；上下游货物至安庆，“既抽厘，又抽坐贾”，同时要抽两次税。这时的一些厘局局长都是倪嗣冲的亲朋好友，他们由倪嗣冲给撑腰，更是毫无顾忌；他们采用对下“货少征多”，对上则“收多报少”的办法，从中贪污肥己。商人经过重重厘税，只好提高价格，而真正受害者仍是广大劳动人民。

## 九、搜刮民脂，挥霍无度

倪嗣冲利用督军的特权，撤销了正阳、宿县两地官盐局，在蚌埠改设“盐务督办公署”，任命其胞侄倪道烺为盐务总办，又派怀远豪绅杨烺轩在“兴利公司”内设“阜安盐栈”，专门征收盐税，核定官价。倪嗣冲规定，皖北盐商必须先携货来蚌埠“盐务督办公署”完税、定价，由“阜安盐栈”负责转运至皖北、豫东各地，才能在各官盐店经销，谓之“官运商销”。倪嗣冲集团则在税、价、转、运等方面，进行层层盘剥，从中肥己竟达二十四万多元。而盐商则以“羊毛出在羊身上”的办法，又照数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倪嗣冲在安徽还利用权力强占工矿。如马鞍山铁矿，原



系章赣岑以“美兴公司”名义创办。倪督皖后，其子倪道杰，强迫章赣岑合办，尔后又以章缺少资本为借口，将章赶出，铁矿遂归倪独占，改名为“裕华公司”。章赣岑后转营铁道运输。章死后，倪道杰又收买铁路。当时以土法开矿，采矿工人待遇极差，每年死亡总数达数千人。倪嗣冲就是用矿工的生命和血汗换来的铁矿石，以高价出卖给日本人，攫取暴利。还有宿县由周玉山经理的烈山煤矿以及大通煤矿等，都被倪嗣冲凭借着权势和各种欺压手段掠夺为己有。

倪嗣冲为了显示淫威，还大兴土木准备在阜阳建“将军府”。其建造计划，是相当宏大的，既有楼台亭阁，也有山林水榭。为建造假山，由外地运来了各种奇形怪石，并专门从江西订制了大批瓷花盆、瓷几等上等瓷器用品。另外，倪嗣冲还利用职权，以极低的价格，在蚌埠强购民田四十余亩，为自己建造“生祠”之用。为点缀“生祠”的风景，不惜以二百银元购置了两棵近百年的黄林头老树，栽在大门两侧。一九一九年春，“生祠”落成典礼，全省大小倪系官吏，纷纷给“生祠”送匾额、对联；皖系军阀头子段祺瑞派了代表，江西督军邓如琢、湖南都军张敬尧都亲自到会，真是“盛况空前，赫赫一世”。安徽人民和各界进步人士对此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和强烈的反对。

倪嗣冲在安徽的罪恶统治达十余年，对人民的搜括和剥削是惊人的。仅在阜阳就置田三万余亩，是当时阜阳最大的大地主。他当时拥有银洋达八千万元，主要存放在天津。他的儿子倪道杰，想进一步成为中国的大资本家，在天津投资了金城银行（约占金城银行股份的百分之五十），成为头号的大股东；并创建了天津裕源纱厂。另外，还有许多洋房和